

亮
雨

南 丁 文 集

小 说 卷

亮 雨

河南省直作家协会 编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丁文集 / 河南省直作家协会编. — 郑州: 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6.10
ISBN 7-80623-687-2

I. 南… II. 河… III. ①南丁一文集②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92228 号

南丁文集

1-5 卷

选题策划 赵世信 王幅明

特约编辑 李明性

责任编辑 任 骋

美术编辑 刘运来

印制统筹 黄天奇

责任校对 丁淑芳 俞 芸 崔晓旭 伊春萍 丁 俞

整体设计 张 胜·生生书房

出 版 河南文艺出版社

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编: 45000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郑州新星印刷实业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40 mm × 960 mm 1/16

印 张 124

字 数 1600000

ISBN 7-80623-687-2/I·487

定 价 198.00 元 (全 5 卷)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小说卷·亮雨

回村的路上	5
单人宿舍第十八号	12
这一天夜晚	27
检验工叶英	38
图书馆管理员	67
科长	86
苦恼	98
在海上	106
三门夜话	120
良心	132
被告	141
旗手	177
搬家	189
助理饲养员的喜剧	204
红旗过河	217

- 235 拉车歌
- 261 打柴记
- 278 旗
- 298 死魂灵
- 309 他们两个短促一生的编年史
- 327 勘探者的梦
- 333 尾巴
- 404 山上的小屋
- 418 割尾巴
- 428 新绿
- 489 山中速写二题
- 500 亮雨
- 505 境界
- 511 酒过三巡
- 527 第九十九棵是刺槐

在区委开完了重点的负责人汇报会议时，日头已挂在西边。我看了看表是四点整。我住的那村子离区上有二十里，冬天天短，赶到家怕早已黑了，我加快脚步走着。忽然，后面轱辘辘辘来了辆大车，我正要让路，听得后面一声喊：

“老何！”

回头一看，原来是李明善，这是我住的那村子上数得着的互助组组长。他黑胡子里已长出了不少白须，叫风吹得飘飘洒洒的，头上包着头巾，腰带扎得绷紧，精神抖擞地坐在车上。我想：他来这干啥？还没来得及答应，他就说：

“是回去不是？来，上车吧！”

我在车上坐好了后就问他：

“李大爷，干啥来啦？”

李明善回头看了看我，那眼色好像是说：问的奇怪。可是他嘴上却说：

“到合作社卖粮食来啦。不多，一千斤麦、五百斤豆、五百斤高粱。”

我一听到这，可高兴了，连说：

“好嘛，好嘛，李大爷带了头了！”接着我问起这两天村子里的情况。

他说：“大家都懂得卖粮食是为国家，也为自己，还能有啥说。可也有难整的，五个指头还不一样齐嘛，我看那也是早通、晚通吧，懂得理，脑筋开了窍就好办了……”他索性坐在左车帮上，和我面对面地谈开了，让牲口拉着车自在地走着。

他简单地说了村子里的情况后，又说到他自己。他说：

“卖这点粮食真不容易呢。我自己，你知道我，老何，没啥，打头我就走的毛主席的路线，领导互助组干得可欢。这一回学过总路线劲头就更大了，眼睛忽地亮了许多，知道往哪里走，啥事还不好办？毛主席的话我是一通百通，可就是俺屋里人难打通。我这人虽是心里透亮，嘴可笨，有理说不出，唉，听了十成顶多能说出三四成。有时和她说，偏偏她好认个死理。两次不通，我就别开了，心说，和你好说不行，这个家我就当着了，看你怎的！……”

这时，拉套的驴却站住吃起路边的草来，驾辕的牛也跟着停住，李明善用鞭杆捣了捣牛屁股，又着实地抽了驴一鞭子，“嘚，嘚”两声，车又走动了。他接着说：

“我把这想头和村主席一说，嘿，他别的没说，批评了我一顿，说我太急躁，太不耐烦，得好好打通家里的思想。打通思想，我咋去打通思想呢？我又不是没打，打了呀，还是不通，有啥法。我正在发愁，你猜咋？老何，”说到这里他顿了顿，还没等我猜就又说：

“嘿，俺那闺女玉兰回门子来了，她婆家就是这徐寨的，”他用手指了指我们才离开三里多地的区委所在地。“今年秋天才出门子。我寻思这闺女一不逢年、二不过节的，不好好在家生产，好生生的回门子来干啥，莫非跟公婆丈夫闹架生气了？可俺家玉兰不是那号人，来时也是笑眯眯的，没一点生气的样。她娘问她，她说：‘哈！娘家嘛，不是想啥时回来就回来了。’这闺女原

来是来动员卖余粮的。她可也机灵，知道我是个互助组的头，思想比她娘进步些，就先来问我：‘爹，亏你还是互助组长呢，为啥粮食搁在家里不卖？’我说：‘不能怪我，那都怪你娘……’我还没把她娘不愿卖粮的事说完，她就打岔说：‘爹，你说娘的劲别在哪块儿？’我说：‘自私自利，光顾个人呗。’她说：‘你就光会拿大帽子压人，我看你准是没把道理给俺娘讲透。我去动员动员，娘保准卖。’我说：‘就数你能，你家卖了吗？’她一翻眼：‘嘿，那头不卖，我就来这了？’你看俺闺女那劲吧。……”

车该往南拐了，李明善停住了话头，“唷”了一声，又接着说：

“她可就是能，一夜就打通了她娘的思想。今天一早，我是连卖粮食带送闺女到寨上来的。”停了会儿，他又说：

“老何，你看这如今的闺女……”看来，他是很难说出心里的感慨来的，摇了摇头：

“也难怪，人家是团员，又是宣传员嘛。”

这时，忽听得后面一声清脆的叫喊：“赶车的！”李明善和我一齐回过头，一看是个姑娘，穿件大红袄，正向我们跑来。李明善迟疑了一下，可是仍让车慢慢走着。他向我说：

“老何，你看这闺女没老没少的，准定是想搭车，咱逗逗她。”

我看着远远跑来的那姑娘，未置可否地笑了笑。

那姑娘又喊了声：“赶车的！”因为近了，就显得比先前更为响亮。大车依旧不紧不慢地走着，李明善没答理这女孩子的叫喊。那姑娘终于赶过了大车，往路当中一站，挡住了车的去路。李明善只得把车停下。姑娘的胸部累得一起一伏，呼呼吸吸的，半生着气质问李明善说：

“你这老头，耳朵聋了，叫你没听见？”说时还朝我看了一眼。

李明善看着姑娘这样，实在想笑，可他装作一本正经地说：

“不中听的话，我就听不见。我这一大把胡子了，什么赶车的赶车的，这会儿又叫我老头，你这闺女也太没老没少了！”

姑娘一听，笑了，连忙说：

“噢，这倒是我的错误了，我承认错误。可也不能怪人家呀，离这么远，谁能看见你长胡子没有，叫错了不就闹笑话了？这回是我的不对，不该叫你老头，那是气话。大爷。”

李明善看姑娘这么爽利，就忍不住笑呵呵地说：

“对了嘛，这才是个好闺女。”

那姑娘走近了车辕问：

“大爷，这车是往哪儿的？过胡坡不过？”

李明善说：

“往小李庄，到岔路口你下车，二里地就到胡坡了。上来吧，上来吧，好闺女。”

那姑娘爬上了车，挨着李明善坐下，喘了一口气，用手理了理披散下来的头发，额头上冒着汗。她看着我：

“你看这个大爷，原来是爱叫人奉承他！”然后又转过头去对李明善说：

“大爷，你有这个脾性不要紧，可叫我累得不轻。”说得我们都大笑起来。

我仔细地端详了一下这姑娘，剪发头，额头稍高，眼睛眨巴眨巴直闪亮，薄薄的嘴唇，圆圆的脸，皮肤黑里透红，上身穿着大花红袄，下面穿着碎花绿棉裤，脚上是八成新的黑棉鞋。我想这姑娘大半和李明善的闺女玉兰是一个类型的人物，而且也可能是回娘家动员卖余粮什么的吧。李明善想的和我一样，却问了出来：

“你到胡坡干啥，是回门子的吧？”

姑娘又好气又好笑地说：

“看你这老头，人家还没有出门子呢，就回门子了？”

李明善听她又叫自己老头，就说：

“又叫老头了，叫老头你就别搭我的车。”

姑娘看着李明善这个样，笑得直不起腰来，连说：

“不敢叫了，不敢叫了！大爷，可你不要说叫我生气的話，我一生气就叫。”

姑娘一上车，这车上就好像不是添了一个人，而是添了一群人似的，显得热闹多了。我们本来谈得高兴，她一来就更加高兴了。特别是李明善，我看得出来他非常喜爱这个姑娘，他逗着她说：

“你一个大闺女家，不好好在家侍候爹娘，照顾小弟弟小妹妹，烧锅做饭，做针线活，出来瞎跑个什么？”

姑娘把头发一甩，说：

“嘿，你这一说，我又该生气了。你说得倒好，瞎跑？人家在县上没明没夜地开了几天宣传员代表会，你倒说人家瞎跑。哎，这可是大事，比烧锅做饭重要得多。”

李明善向我看了一眼，好像是说：“你看，又是个宣传员。”然后，他就仔细地打量着这个姑娘，我约摸着他是从这姑娘身上看出了和自己闺女玉兰一样的一点东西来了。他老是盯着她看，姑娘给他看得不好意思起来，说：

“看什么？还不是一个鼻子两只眼睛。”

李明善把眼睛移开看着我說：

“把开会的事讲讲吧。”

姑娘望着他的项背说：

“大爷，我一讲，你一准爱听，可我得先问问你，你参加互助组没有？”

李明善说：

“是个互助组的领头的。”

姑娘说：

“嘿！那好，大爷，你算走了正道了，往社会主义走，你算开了个头。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啥样，你知道不知道？”

她好像想用手比画，可实在难以比画得出来，又看李明善是背对着自己的，她就又把抬起的手放下，想了想，说：

“那生活简直美透了，县上的图片展览你没看到，真可惜！你要是看到，你就知道了，比咱现在这生活好十倍也不止。耕地也不用破犁子老牛了，收麦、打场全都用机器。嘿！到那时，我也不用坐你这老牛车了，咯噔咯噔半天还没到，小汽车嘟的一声可就到家了。……”

李明善和我都快活地笑起来。姑娘接着说：

“笑什么？这还能是假的？可是，大爷，想到那一天也不容易，有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还得工人、农民加劲干。比如说，用机器犁地收麦，机器打哪儿来的？得工人造。工人怎么能造这些机器？饿着肚子行不行？我们就得多打粮食，把多余的卖给国家，支援工业。要是咱们能多打粮食供给他们，到社会主义就快了。”

她讲到这里，停了停，接着又说：

“粮食得卖给国家，要是卖给私商，那工人和缺粮的庄稼人就要挨剥削，该吃亏了。哎，大爷，你卖了没有？”

李明善说：

“嘿，这还用说。”

姑娘更高兴了：

“我说嘛，互助组长嘛，还有不带头的。”又朝我点头笑了笑。

李明善实在是爱上了这姑娘，像爱自己的闺女玉兰一样。他看快到岔路口了，禁不住问：

“好闺女，你姓啥？”

姑娘笑了笑说：

“我姓宣。”

李明善又认真地问：

“叫啥？”

“宣传员。”

这时，李明善才知道这闺女又和自己开玩笑来了。便也高兴地笑着说：

“哈，你这闺女真淘气！”

那姑娘说：

“好，说正经的，我叫胡秀英，俺爹叫胡大海。”

李明善手摸胡子说：

“嘿，我说呢，我说呢。”

这个胡大海我也是知道的，是胡坡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县上有名的劳动模范，这次他们社里卖给国家三万斤粮食。这会儿，李明善一定是又想起了：怪不得这闺女恁进步，人家劳模的闺女嘛。

到了岔路口，没等停车，胡秀英一跳就下了车，说：

“走快点儿吧，大爷。”又向我看了一眼说，“再见吧，同志，没事到咱村来玩儿。”走不几步，她又回头喊着：

“赶车的，老头，赶快点儿吧，眼看天就黑了。”说完，就像百灵鸟般地笑着，飞奔而去。

李明善“哦，哦”了两声，把车真的赶快了些，说：

“老何，你看这如今的闺女……”他摇了摇头，我知道，他这摇头是表示了无限的赞叹。

西天还剩下大半个火红火红的太阳，还有一抹红霞。小李庄已经看到了。我们有好长一段时间没再说一句话，好像都在默默地倾听着这时代的前进的脚步声似的。

李明善猛地“啪”的一声，把鞭子抽得山响，树上的一只乌鸦给吓得飞了起来。牲口小跑着，我回过头往后面看去，那胡秀英好像一团火在大地上滚着似的，一会儿就隐没在一片屋子里，那大半就是胡坡。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 开封

单人宿舍第十八号

你要是以为单人宿舍是一个人住一间屋子，那就错了。所以叫它单人宿舍，意思是与家属宿舍区别开来。单人宿舍的意思，一般指没有老婆或者没有家属的单身汉的宿舍，他们大都是七八个人或十来个人住在一间屋子里。住在单人宿舍里的工人、职员，大都是年轻小伙子。可也不完全是这样，有些三十岁以上的人，甚至老头儿，也有住在这里的，因为他们虽然有了老婆，有了家属，但暂时还没接来。

我说的这个第十八号，是东楼第十八号。你要是光知道第十八号，宿舍管理委员会的传达室是不给你找的，你想自己找就很困难。因为我们并不是那些个普通的小工厂，这里是了不起的大工厂，光是单人宿舍第十八号就有好几个。

一进单人宿舍院子的大门，就是东西两座大楼，在两座大楼的后面，各有十多排红瓦灰墙的平房，从东往西，每排都有个第十八号。

我说的不是别的第十八号，是东楼第十八号。这间屋子在东楼楼上最西面，在走廊的北面，透过北面的窗子，就可以看到工厂的大门，居高临下，什么都可以瞧清楚，要不是那座宽大巍峨

的三层楼的办公室大楼挡住了视线，就几乎能见到工厂的全部了。从西面的窗子往西北望去，可以看到远远的高大的脚手架，那里是正在建设中的纺织工业区。晚上，伸出头去，往东还可以看到市区的万家灯火，就像是一天的繁星。

这屋子连我一共住了七个单身汉，年岁大半都在二十五岁上下，另有一个四十来岁的木模间的工人，则属于那种暂时还没把老婆接来的人。

八个人中间，有两个是机工车间的车工，一个是翻砂场的浇铸工，一个是装配场的装配工，一个是厂工会的文教干部，还有一个是计划科的职员，我在党委会工作，再加上那个木模间的工人，可齐全啦。

这屋子共放了五张双层铺的床、两张桌子。桌子是三斗的，和初中学生的课桌差不多，作为大家公用的。有两个上铺，上面放着大家的箱子什么的，其他的都住满了人。我的上铺住着一个车工，是不久前从南方来的，叫刘志远，我们这屋子的人通常都管他叫老刘，惟独木模间的林师傅叫他小刘。

工厂的生活很紧张。星期一晚上是党课，星期二晚上是党团组织生活，星期三晚上是技术课，星期四晚上常说不定有什么临时性的会议，星期六晚上，大都去城里看戏看电影，星期日也大都都在城里玩一整天，很晚才回来。因此，只有星期五的晚上，这屋里才显得特别的热闹。每到那个晚上，总要争论一些问题，争论来争论去，总也没有个结论。

星期五晚上的争论，已经成为习惯了。可是，对这争论也有不热心的，像装配场的小马正和翻砂场的女学徒工何金芝谈得热乎，因此星期五晚上总是不在，等回来时争论也已结束了。还有，计划科的那个职员吴文，老是戴着近视眼镜躺在床上看皮面精装的什么技术书，一言不发，对争论露出不满的样子，那整个的脸部表情好像是在说：你们真是无聊得很！可是，吴文也真有两下子，在一片吵吵嚷嚷的争论声中，也居然能把书一页一页地